

第二七五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公輔部

三十一頁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五

宋十一

王存

呂大防

韓維

趙瞻

劉摯

官常典第二百二十五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五

宋十一

王存

按宋史本傳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於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路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修呂公著趙概所知治平中爲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卽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哀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聽其言

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圖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誅謫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名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囁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諸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

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鄰里又具酒食召耆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名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漫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還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官保傳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官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趙瞻

按宋史本傳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藍屋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祕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斂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咸州瞻以威茂難羣僚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爲因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授侍

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河經略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事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有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武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

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論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議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二年爲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偃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改與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特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州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諫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於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木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

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十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同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陽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請復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衰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與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爲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未樂遣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別於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抵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

呂大防

按宋史本傳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未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木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

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輪租於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速更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

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實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爲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向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開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億軍須亦無乏絕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誣民取財因訟至庭下驗治得情命抱其獄即其所杖之他挾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點語頗及朝廷大防密隨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還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後詞遷吏部尚書復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關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讓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

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畱之京師手札密訪至於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教讀讀官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真於坐右又撫乾輿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通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實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閭闔有昭容位本朝官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官禁出與入釐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

居必以禮竊見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政穢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慈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遵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墮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聞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于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鄉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

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愍

劉摯子說

按宋史本傳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入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輪絹匹折稅錢五百緡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爲錢千三百緡七十有六民權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陞對即奏論亳州獄起正小人在傾富寓以市進今彌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

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于其間今天下有喜于敢爲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具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于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戶役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爲率則非一法所能齊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思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戶少中戶多上戶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爲幸中戶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今概使輸錢則爲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思上戶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閭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概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無有悅而願爲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爲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

不顧不免以力戰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必知自愛性既愚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偽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司農會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効擊繪欺誣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擊奮曰爲人臣豈可壓于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于上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寬遂不報擊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于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聞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于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清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優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

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擊乞詣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偽惡遠人未嘗食善鹽擊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爲賞弊減什七父老目爲學士鹽久之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關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徵于廟十三貫擊欺曰一至於此往見雷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瞿然托擊爲奏曰關伯還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徵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糞潰慢何所不爲歲收徵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寺丞爲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擊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卽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干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掌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擊所請坐以開封不置屠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卽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

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嚴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宴張士遜侍講曰國朝故事多遊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擊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擊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祭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擊因久早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多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青無光風霾昏暈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蔡確爲山陵使神宗震怒發引前夕不入宿擊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卽視事擊又奏確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獨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擊謂使確誠有是請不言于先朝爲不忠之罪言于今日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于此又疏確過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于煩密擊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師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于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疑貳以

求苟免甚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
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
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
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
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
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
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
自爲而況以此行于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
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
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出
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元年擢御史中
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
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
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
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
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
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
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培克市進害民然非欲
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
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
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觀疏
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
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爲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
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
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未安宣
仁后意解靚得補郡去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
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

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
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
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六年
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
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
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調請子弟親戚
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
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
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惡竟爲朋讒奇中先是邢
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末州
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
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
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
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
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
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于
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
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
退上章自辨執政亦爲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
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以觀文
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
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
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過徙知青州紹聖初
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
祿卿分司南京廬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
吾且得罪若惇願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
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

無一言及還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
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
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爲相文及甫居
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
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屬揚者益深其徒
實繫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
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
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
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
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
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
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
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
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宗眷之未
衰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
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
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
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
其家屬用子跋請得歸葬跋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
貶及甫并渭于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
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紹興初贈少
師諡曰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
自僱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
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
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
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肢能爲文章
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韓維

按宋史本傳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于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給辛東向位維請虛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爲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諡以爲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冊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諡曰恭維曰貴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說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頴王維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諸郡上章畱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喬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適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

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呂誨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坐批荅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頴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跋扈罷爲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令爲學士是還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還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還官則爲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毀其廟維言太祖裁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

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畱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獨除租稅寬裕通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諫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貪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

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常言先帝以夏國主乘常廢故典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勳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貴獨不及顧褒顯其功鎮于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驟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譏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二十六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六

宋十二

許將

蘇頌

劉奉世

傅堯俞

范百祿

韓忠彥

于願述

官常典第二百二十六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六

宋十二

許將

按宋史本傳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闕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勅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及

肆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答禧又曰界渠未定願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禧慙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處番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新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國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橫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斂之取西方猶跬步利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籌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收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

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賈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惇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撫定鄆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兵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同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名爲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定

傅堯俞

按宋史本傳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羣雜非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覓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遺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譏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殊私示內人堯俞以爲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粉飾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始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饌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

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還政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嘗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略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樸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

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涸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非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慍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陞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

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
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畱舜民不聽即以堯
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
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
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
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
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
蚊蚋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
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
偉議大河可從孫材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
可喻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
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
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
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傳侍郎
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逮至是
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
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綱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
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
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衆
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
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徐前
守使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
俞使償久之放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辯可馬光嘗謂
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
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蘇頌

按宋史本傳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

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
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
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
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
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剔剔風蠹成賦一邑簡而易
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
爭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
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
監司王鼎王紳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
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
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
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
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
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
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祖父非以自矜也故頌
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
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
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
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
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
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
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
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
神御殿於景靈宮頌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
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
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
復皇后其祔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諡冊之

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幸
相會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
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
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通母后
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諡則
不爲逼矣公亮歎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
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
融怡婚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
嘗稱頌爲古君子及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
頌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微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
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
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
以不時難得之物屬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
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
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
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
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
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
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
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間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
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
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
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
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
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
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
洶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

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爲淮南轉運使召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川張仲宣坐枉法賊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賂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爲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關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爲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

此比倖門一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婺州方沂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異常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薄鄧元平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給但論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平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敕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僞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杖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奉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

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頌嚴轅判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臥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祕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餽汝輩既而母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謂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母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己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頗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卿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入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思修書者

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願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封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遣母喪帝遣中貴人信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治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己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達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躡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尋

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爲稽滯頌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埃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意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長來之仰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遷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邪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微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

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遍尤明典故喜爲人言臺臺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磨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建之

范百祿 子祖述

按宋史范鎮傳鎮從子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漢禮百祿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殿軍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蠻事吏會力屈請降祿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日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豐然即撤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救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今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許人將爲仇然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祿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賂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羣盜疏列其亡狀

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顯教閣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獄奏士寧焚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精衣必將充塞道路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關殺情可矜者請議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憫則不可今槩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照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刊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濶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濶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

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罔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計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事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量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爲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覃之貢王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樸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得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劉奉世

按宋史劉敞傳敞子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

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實華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何人不可戶曉願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會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臨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居居沂亮以救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韓忠彥

按宋史韓琦傳琦子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爲將作

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
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
出通判永寧軍名還爲戶部判官琦薨服除爲直龍
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
乘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皆數十夏人求救於
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
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
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於館
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
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

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鑄天下逋負盡還流入
而斂敘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
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
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
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遼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
濟州居住逮復遼都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
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
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
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
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
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於南郊者大禮使
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
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
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
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
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
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
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
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
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
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
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卽位以吏部尚書召
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日廣仁恩二日開言路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二十七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七

宋十三

李綱

官常典第二百二十七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七

宋十三

李綱

按宋史本傳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件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淪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勸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畱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

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名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中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名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李綱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幹離不兵渡河徵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幸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僅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畱守綱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范

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邑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雷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畱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振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畱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眾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在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不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